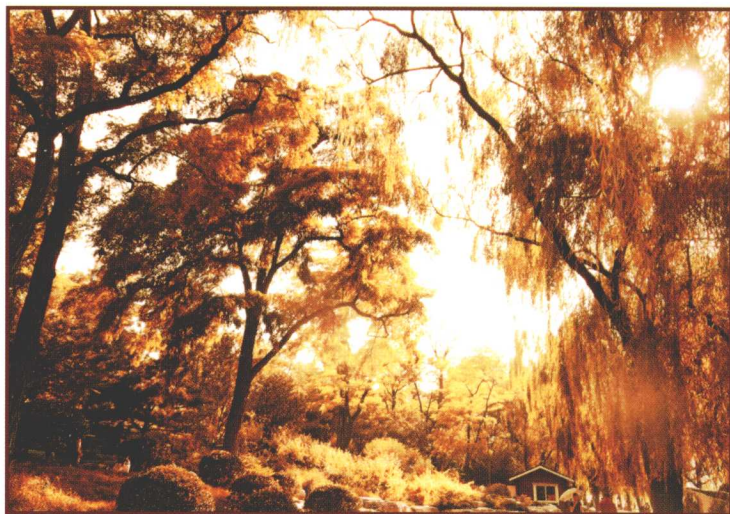


SOCI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美] 帕翠西亚·冈伯特 (Patricia J. Gumport) 主编
朱志勇 范晓慧 译

高等教育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013944676

G640
145

高等教育社会学

[美] 帕翠西亚·冈伯特 (Patricia J. Gumport) 主编
朱志勇 范晓慧 译



北航

C1652373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G640
14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55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社会学/(美)冈伯特(Gumport, P. J.)主编;朱志勇,范晓慧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301-22424-3

I. ①高… II. ①冈… ②朱… ③范… III. ①高等教育学-教育社会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1334 号

Soci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s and Their Contexts. Edited by Patricia J. Gumport.

© 2007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书 名: 高等教育社会学

著作责任者: [美]冈伯特(Gumport, P. J.) 主编 朱志勇 范晓慧 译

责任编辑: 刘 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424-3/G·36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yl@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327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SOCI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前 言



1973 年, Burton Clark 在《教育社会学》(*Sociology of Education*)杂志上对高等教育社会学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这距今已有三十多年。当时,高等教育社会学只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后来发展如日中天。在那篇文章中,Clark 以绘图师的身份指出高等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及其边界。他认为,高等教育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不平等(educational inequality)和大学对学生的影响(effects of college on students)两个方面,而在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组织治理(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他预见,人们将极有可能对后者做更深入的探究与拓展。高等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往往是社会学所关注的,这是一种生成性纽带关系(generative nexus)。尽管如此,他还是提醒研究者们提防几种他认为可能的错误研究倾向。他尖锐地发出警告:不要过多地关注实践者的需要,否则高等教育社会学会成为“管理社会学”(a managerial sociology);对影响因素不要着迷于量化的测量,因为“只关注琐碎因素,视野会变狭窄”;不要陷进质性的简介,使“学术性的学科降低为新闻工作者的游戏”(本书第 10—12 页)。

本书正是 Clark 研究的续篇。在随后的 30 年里,高等教育社会学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0 世纪最后的 25 年里,随着社会、制度以及组织情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已经在该学科最初界定的四大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组织范畴本身有了新的界定,几个新的研究方向也崭露头角。然而,尽管这一切令人瞩目,但自 1973 年 Clark 发表文章之后再也没有研究者对该领域加以全面综合的评价,这着实

令人吃惊。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来做这项工作,确切地讲,这项工作已经延误了太久。

编选本书主要出于三个目的:第一,描述高等教育社会学 30 年来的发展特征;第二,审视影响该学科内形成独特专业化领域的社会、组织与职业情境;第三,展望该学科的发展前景,探讨决定其研究具体领域的合理性、生命力以及制度化的种种因素,这也是教育系科与社会学中教学研究人员所致力研究。

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横跨两种组织与知识分子群体。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正是以此为标准选择了几位作者的研究成果。他们中有些同时在教育社会学系与社会学系任教(其中的一个职位经常是兼职),并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供教育学、社会学方向的读者参考阅读。编入本书的文章正体现了他们这种混合的学术敏锐性。鉴于受教育的历程与职业经历,他们侧重于一个领域的研究,即更倾向于社会学或高等教育方面的文献和讨论。这些学者之间也有着共性,都见证了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性现实中的关键性变化,比如人口分布、经济、意识形态、组织、政治以及职业等层面的变化,它们深刻地影响着本书所关注的各种冲突与发展。

本书主要由四编构成。第一编是话题的展开。其中,第一章为 Clark 于 1973 年发表在《教育社会学》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这是我们反思高等教育社会学中主要研究发展现状的出发点。第二章是编者的评论,重新回味 Clark 当初对该学科的评价,讨论在随后的 30 年里决定该学科发展的社会和组织力量。本书其余的两部分中各章节都包括了每一研究分支赖以发展的概念性与经验性研究的参考文献。

具体而言,第二编包括四章,分别讨论了高等教育社会学中 Clark 最早确立的四大核心领域:教育不平等、大学影响、学术职业和高等教育组织的研究。每章都追溯了相应领域自 1970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反思促进它们发展的一系列社会的与知性的因素,揭示出各研究分支如何受到高等教育自身变化的影响,以及如何得益于社会学专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概念、经验和方法论资源。其中,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讨论不平等和大学影响,两位作者综述了相关的文献,阐释了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与社会化中的角色。第五章审视了深受职业社会

学和工作社会学影响的关于教员与学术工作场所的研究。为了描述大量的高等教育组织动态机制文献的特征,第六章将讨论限制在高等教育组织层面,同时又涉及社会学之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的基本概念,这样既限定又拓展了该文章中的文献综述。虽然 Clark 起初将学术组织的研究与治理的研究融为一体,但在本书中,第五章学术工作场所的讨论以及第十章政策制定的社会学框架的评论中会涉及关于治理的研究。

第三编分析高等教育社会学更广泛的前景,包括学者们已经进行的新的研究方向。这些文章深入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高等教育制度、学术系科、多样性以及高等教育政策(这些章节没有涉及的其他一些研究分支,分别在第二章和第十二章的编者评论章节中加以讨论)。之所以选择上述四个方面做深入的评述,其原因是,在当代课程开设、出版物、研究者提交有关高等教育社会学主题论文的职业协会中,这四个方面的最被公认的、制度化的研究分支。该编的每一章都会讨论相关议题的学术发展过程、外界环境对该研究本身的影响,以及该分支未来发展的展望。

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进行研究(第七章),几十年来一直深受学者们的关注。制度主义理论与高等教育最为息息相关,其间关系的发展得益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主要社会理论家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概念,其研究分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获得了发展的契机。此后,这项研究具有了很强的生成性,清晰解释了与本书中每个主要领域都相关的地方组织内部、外部的、制度的动态机制,尤其探究了支撑高等教育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结构与实践的理性神话的社会建构因素。该领域在概念上具有极大的多功能性,能够深刻地解释制度化过程,因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研究也得以进一步地发展。这些人研究的目的各不相同:一些是学者,其根本目的是拓展制度研究方面的理论与经验;一些是研究者和教师,他们试图应用这些理论来阐释高等教育某一层面或更多层面强有力的合法化与不断变化的动态机制。这些层面可以是全球性的、跨国的、一国的或州级的,可以是组织的、组织间或组织内部的,也可以是人际的或者认知层面的。新制度主义理论(Neoinstitutional

theory)作为一个研究分支,探究策略性组织行为取得合法化的可能性,那些试图研究实践者为应付环境变化时所采取的行动过程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们,对此兴趣尤其浓厚。

第八章综述了学术系科(academic departments)的研究,文献资料来源于对学术组织与治理的研究,也来源于对学术职业的研究,后者强化了学术工作以及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本质变化。第九章讨论的是多样性研究,最初发展于教育不平等研究和大学影响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与研究工具。虽然多样性以及多种学习环境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鉴于人口、政治和法律发生的重大变化,其研究的重要性随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第十章讨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近来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对政治颇感兴趣的研究者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竞技场,是对公立高等教育中治理动态机制尤其是政策制定的深入研究。正如讨论组织研究的章节,其中的文献综述逾越了社会学的界限,引用了政治科学中的政策过程理论,研究者们已经找到了研究高等教育事业控制者的有效途径,以及研究不同情境中如何设定政策议程的有效方法。第四编用两章做结论。继首篇关于高等教育社会学文章发表三十多年之后,Clark 在 2006 年写了一篇简短的评论,对高等教育社会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他没有强调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潜在聚合性,相反,诊断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在 1973 年的文章中他曾警告研究者不要过分关注实践者的直接需求,然而,在这篇文章里,他却毅然决然地站在实践者的一边,甚至还出言不逊地责骂那些“企图生成‘理论’的人,(他们)得到的肯定是浮华的散文”,而这些浮华的散文正是实践者所不予以理睬的。因此,他推动研究者对问题进行探索,不仅反思自己选择的话题是否值得研究,而且反思自己得出结果、做出结论的过程。长期以来,他一直偏爱个案研究方法(case study approach),而此时,却提倡一种特殊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即强烈要求研究者向研究情境(field)中的人学习,倾听那些掌握着宝贵的一手资料的高等教育实践者的声音,开展研究,界定实践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来帮助这些实践者们战胜他们自身所遇到的挑战。Clark 早先的观点与之有天壤之别,当时他将自己许多观念以及实证研究结论归因于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学传统,本

书以后章节的引文会揭示这一点,有些读者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尽管如此,我们相信本书各章节的安排,不但处理好了高等教育社会学赖以发展的基石,以及人们对于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现实(practical realities)两者的共同关注,而且也表明了 Clark 的实践取向(practical orientation)在未来发展中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展现其魅力。

在编者的总结部分,通过将先前章节中一些重要的主题的融合,进一步探究未来的发展前景。比如,在 21 世纪初期,哪些因素抑制或促进高等教育社会学进一步的发展?教育学与社会学的教师们所饱尝的压力分别是如何累积而成的?在一系列的研究目的中,是否从原初的拓展社会学转向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来解决实践和政策的问题呢?我探讨决定高等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情境因素,是以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为前提的。知识社会学认为,学科知识的进步不仅受到自身观点的影响,而且受到研究者工作时所处的学术环境的影响。这些学术环境具体包括终身职位与晋升的学术奖励体系,以及大学教员所属的专业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和学术系科所具有的规定特性。对于未来的前景,我认为高等教育社会学面临的主要压力是人们反对将该领域的研究制度化。然而,每个独特的研究分支内知识的进步绝不依赖于人们是否认识到它在本质上已构成了一个领域。本书明确地指出,在几个特殊的研究分支上,研究者们不仅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本书第十二章将阐释前途光明的、崭新的、适时的探求知识的途径。

我们衷心希望,本书能够为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者、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评价同事与研究生的研究成果时要大致了解该领域情况的大学教师、系主任与学院院长提供有力的指导。我们希望,这些研究成果所产生的真知灼见,将进一步增进上述参与到我们这项事业的所有人的知识与理解。

在本书最后,我要向为本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致以诚挚的感谢。首先,要感谢本书各章节的作者们,他们不仅参与了本书的编写,而且在编辑过程中展现了极大的耐心,我衷心希望你们对于我们之间的合作感到满意。其次,我和各位作者要一起感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的 Jacqueline WehmueUer,他不仅大



力支持我们的编选工作,还给我们提供了出版的机会。我们还要感谢 Mary Kay Martin,她不仅仔细地校对本书,还给予了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我们将此书献给 Burton R. Clark,他不仅绘制了高等教育社会学的蓝图,而且其学术成就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便我们获取价值的方式不同,我们相信,它还将启迪着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个人最先接触他的著作是在 1983 年,当时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我发现他编写的高等教育系统的书被塞在图书馆的书架后部,这本书和他其他的著作,以及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直接与他一起工作的两年经历,最终彻底地改变了我对高等教育的看法,改变了我对它的结构、过程、传统、价值、身份认同、话语以及对社会特有的贡献的看法。通过他的双眼,我们看到了作为高等教育社会学学者研究这一复杂事业的永无止境的潜能。对于他源源不断地涌出的洞察力,对于他对我开始学术生涯的支持,以及他在鼓励同事共同发展等方面,我要给予最真挚的感谢。正是因为他,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工作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目 录



第一编 高等教育社会学起点及发展

第一章 高等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1)
过去与现在	(2)
发展前景	(8)
第二章 高等教育社会学:一个逐步发展的领域	(15)
Clark 早期的研究视角	(15)
情境因素	(20)
社会影响	(22)
组织情境	(34)
变化轮廓	(40)

第二编 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四个领域

第三章 不平等之研究	(49)
期刊评论	(52)
大学入学研究综述	(53)
不足之处	(76)
结论	(76)
第四章 大学的影响研究	(90)
学科框架中的社会学前提	(91)



环境的结构特点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	(96)
大学影响的社会学研究展望	(103)
第五章 学术职业研究	(109)
学术职业研究的发展概况	(110)
Clark 对学术职业研究的贡献	(113)
被管理的职业人员	(116)
管理职业人员	(121)
逾越界限	(128)
总结	(133)
第六章 大学:组织研究视角	(142)
组织研究综述	(143)
组织模式与环境:一种权变视角	(145)
传统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高等教育:1950—1972 年间	
从稳定到扩张	(146)
新兴的高中后教育产业:1972—1995 年间的	
机构变化时期	(153)
中学后知识产业:1995 年及其后的转型期	(159)
权变视角:形塑组织的模式	(166)
一些演变的启示	(170)

第三编 研究的新兴领域

第七章 作为一种制度的高等教育	(179)
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	(181)
高等教育中制度的阐释	(185)
总结与启示	(201)
第八章 学术系科的社会学研究	(213)
学术工作的构成	(215)
学系内部的竞争、冲突和变化	(221)
资源依赖与权力关系	(224)
学科差异的组织含意	(227)



构成模式	(232)
学生发展与社会化的学系情境	(235)
结论:未来的理论与研究发展方向	(240)
第九章 多样性社会学	(256)
入学和多样性	(259)
群体多样性对学生的影响	(262)
群体之间关系	(265)
课程和教授的多样性	(269)
未来研究的前景	(272)
制度变革的益处	(273)
第十章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社会学框架	(286)
政策过程理论	(287)
高等教育组织的政策制定环境	(290)
政策是种策略	(291)
政策是创业家	(293)
政策是象征性行动	(295)
政策是逻辑	(297)
总结:高等教育政策与政治研究	(299)

第四编 展 望 未 来

第十一章 从事有效工作的寄语	(309)
第十二章 一个混合领域的反思:高等教育社会学的	
发展与前景	(315)
实质性发展的反思	(316)
未来的前景:职业情境	(326)
有前途的研究途径	(337)
未来研究展望	(345)
作者介绍	(351)
译后记	(353)

第一编

高等教育社会学起点及发展

第一章 高等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Burton R. Clark



高等教育社会学在“二战”后的 25 年间崭露头角,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几个颇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的专业领域。其中,高等教育不平等和大学对学生的社会心理影响是两大主要议题,而学术职业和组织治理这两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一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该领域中的一些研究可能耗费大且趋于琐碎化,而另一些则趋向以滑稽的新闻报道替代学术性的学科研究。在不久的将来,该学科应该更广泛地从历史的深度开展比较研究与分析,一个颇有成效的方法就是,利用教育的社会系统中各种表现要素——价值观、传统以及身份认同——来反驳占支配地位的教育的工具性界定。

本文旨在回顾迄今为止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评价当今研究的优缺点,展望其发展前景。我承认,这种回顾是有选择性的,评价也受到我个人的观念和喜好的影响。既然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可以在许多方面促使我们更为敏锐地处理直接的问题,有

* 本文 1973 年首先发表在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73, Vol. 46 (winter): 2—14。再版得到美国社会学协会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的同意。

助于发展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我宁可犯错也要保持一种自由、开放的态度。鉴于文章篇幅有限,我必须简明扼要地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分类,突显优秀的著作。此外,在讨论未来发展、强调一两个可以最有效地纠正当前研究缺陷的视角时,我们也要现实地面对人力与资源的有限性问题。

过去与现在

“二战”之后,全球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始大幅度地进行教育扩张,随即出现了高等教育社会学,并蓬勃地发展起来,这种现象在过去的10年里尤为突显。随着高等教育对平民百姓、经济和政府精英们日趋重要,社会研究者们开始将其纳入自己研究的视野之中。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使得教育事务内部的传统秩序产生张力,新的需求导致教育表面上很难适应转瞬即变的社会各组成部分。一方面,政府关注国家的综合实力,迫切需要教育理性化,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与青年产业(youth industry)的种种需求刺激着高度易变的青年文化(culture of youth)的生成,反对技术理性化(technical rationality),提倡感性逻辑(logic of sentiment)以及身份认同。这些陈旧的与新生的需求,常常从不同的方向驱使着教育的发展。上述在各种冲突和骚动中表现出来的看似基本的张力,促使研究者们时而困惑、时而痛苦地转向对其自身所处的世界的研究。于是,20世纪60年代,教育研究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组织分析等领域开始复兴起来,社会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气象。

我们只需回顾过去的几年,就可以知道高等教育社会学是一门多么崭新的学科。在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就出现了学院(colleges),而大学(universities)则是19世纪最后25年间才出现的。普通社会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为一项切实可行的专业,拥有了许多研究分支,相对而言,其中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却相当薄弱,这种状况至少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得以改善,而当时,人们思考、分析的是中小学教育。在早期阶段,该领域被称作“教育社会学”

(educational sociology), 主要的杂志是《教育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研究基地在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s)以及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的社会基础研究分部(social foundation divisions), 职责是为公立中小学培训教师 and 行政人员。1917—1940 年期间, 教育社会学研究有三个群体: (1) 普通社会学研究群体, 关注社会学的发展; (2) 政策研究群体, 关注如何通过培训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来确立教育价值观并影响社会变革; (3) 社会技术研究群体, 企图围绕教育方法的技术规则(technical prescription)来培养实践者(Richards, 1969)。这三类研究者都未能在教育学或社会学领域成功地确立其主流地位,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他们也没有慎重地对待高等教育研究, 在他们眼里, 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中小学, 不是大学。

“二战”前有两类文献资料与现代高等教育社会学相关联。一类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宽泛的论述, 不偏不倚地将各层次、各类型的教育看作是文化传播(cultural transmission)、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社会进程(social progress)的一种手段(Durkheim, 1922; Coolek, 1956; Rose, 1928; Ward, 1906)。其中, 涂尔干似乎较为保守, 他将教育看作是缓慢演变的网状制度中的一个附属部分, 这一观点后人引用得最多。涂尔干认为, 教育“是实践和实践的集成(collection), 这些制度随着时间流逝缓慢地被系统化, 它们可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较, 并体现自己的存在, 因此, 它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一样, 不能任意改变”(Durkheim, 1922:65)。这些论点, 阐释了社会制度彼此依赖这一基本的社会学真理, 在如今看来, 更适用于 1900 年的现实状况而不是 1970 年, 更适合的是小学而不是大学。涂尔干的观点之所以重要, 原因在于他确立了可以长期讨论的术语, 即使今天, 仍然有助于研究者回归到教育的诸多社会功能这些最普遍的观念上。另一类是有关高等教育的一些具体的论点已成经典, 数十年无人能够超越。在基础理论方面, 最重要的文献是马克斯·韦伯的论述, 如《学术作为一种志业》(Science as a Vocation)、《教育与培训的“理性化”》(The ‘R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他洞察到官僚制与专门化(bureaucracy and specialization)日趋崛起这一现象之后, 将通才与专家(generalist and specialist)之间的张力, 即“‘专家类型的人’

(specialist type of man)与旧时的‘有教养的人’(cultivated man)之间的斗争”,描述为现代教育最基本的问题(Weber, 1946:243)。追溯过去,我们不难发现,韦伯的教育观、官僚制观念与文化观念完全可以在三四十年前就产生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分支,然而,事实是在社会研究方面却存在着研究断层现象(discontinuity)。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的经典文献来自Thorstein Veblen,他在1918年首次出版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一书中,对商人的影响以及他们控制与管理高等教育的心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Veblen, 1954)。他的观点显然沉寂了30年,直到1947年,Hubert P. Beck发表了《大学管理者》(Men Who Control Our Universities)(Beck, 1947),这种研究才又发展起来。我们多么希望,这30年间Veblen能够一直在招收门徒,或吸引后继者推进高等教育权力与管理方面的分析。第三个多年无人问津的文献是Logan Wilson的著作,他于1942年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学术人:职业社会学研究》(The Academic Ma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a Profession)(Wilson, 1942),主要研究大学教授。这是一个有望蓬勃发展的领域,然而直到15年之后,才出现了Caplow与McGee的专著《学术市场》(The Academic Marketplace)(1958)。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像三十多年前的Wilson那样认真、系统地著书讨论大学教授。

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才有严谨的高等教育社会学学科,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著,可供学生选择的专业,学生参加系统的学习、培训,几年之后成为一名专业人士。在学科发展期间,有两大主要研究方向得以牢牢地制度化,每个方向都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实际问题。其中,第一个方向是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尤其是研究社会阶层(social class)、种族(race)、族群(ethnicity)、性别方面(sex)不平等的根源。不平等现象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全球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阶层与种族的分层研究是美国社会学的基础领域,以此领域为基础形成的学科训练有素与经验研究意识强的学术共同体进而推进了教育的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一系列现代经典的社区研究(now-classic community studies)(Lynd, 1929; Warner, 1941; Hollingshead, 1949)用传记方式描述了社会阶层对中小学生学习流动性(mobility)的影